英国中医发展现状调查(下)

◆ 夏瑾

好医生毫发未损

程铭钊认为,中医业从巅峰跌入低谷,其实也不是全无益处,在大浪淘沙的重新洗牌中,那些混水摸鱼的“江湖郎中”已被清洗出局,只有真正有资质的中医师才能留存下来。

“在英国做中医不仅要会看病,英文也要好,得懂得沟通、管理和经营,就是说得‘五脏俱全’。”汤淑兰笑着说。

经过了“大浪淘沙”的震荡和整理,很多中医店被淘汰出局,但是真正优秀的好医生却依然毫发无损。汤淑兰、程铭钊以及梅万方和儿子梅栋理开办的诊所仍然经营得很好,张静和王以胜也依然忙得不可开交。

在汤淑兰看来,现在其实是考验和体现医生整体水平的时候。“没有中成药并不要紧,可以自己开药方,中草药的进口是没有受限的。所以英国政府那些限制的“框框”,对真正有实力的中医医生没有影响。虽然英国经济遭遇滑坡,但是对英国人来说,看病并不是奢侈品,只要能真正治好病,他们是愿意在这方面花钱的。英国人开的中医诊所,经营得一直不错。很多中国人没有完全融入英国社会,没有真正了解英国市场文化,不理解该怎么去做,诊所的卫生条件、诊疗环境没能与时俱进,或者医生的英文和沟通能力有所欠缺,所以才会感到危机。只要不断提高自己,适应病人需求,是不愁经营不好的”。

汤淑兰认为,“在国内学习中医是分科的,而且要和西医结合学习,而在国外的中医,必须是全科,什么都得懂,什么病都要会看,不仅要会用中药,还要会针灸、走罐,而且不允许沾一点点西药,因为用西药是违法的。看病也必须要有效果,不然病人就不来。所以英国的中医在现实的磨练之下就像是回到了几千年前,是最地道的中医。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中医反而在海外。”

中医的推演应用

汤淑兰的中医导师是国医大师王绵之,现在已经过世,汤淑兰不仅跟王绵之学到了用中医治病的方法,更学会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演化、推广、发展学到的东西。“思求经旨,演其所知。《黄帝内经》《伤寒论》里写的都是几千年前的理论和方子,治的也是中国人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病,当时的生活条件、人体素质和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英国的气候环境更是和《黄帝内经》《伤寒论》里的不一样,所以要把中医运用到现代社会、运用到西方人体质上,治疗他们的疾病。”汤淑兰说。

梅万方已经过世,他的儿子梅栋理自小就接触中医,在父亲中医诊所已经工作了17年。他说自己虽然不会说中文,但一生都活在中医里,深谙中医的精髓。

与中医连锁店不同,梅家的中医馆只有一个店面。梅栋理告诉记者,不过度发展,只打造一个核心的经营中心,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他说:“连锁经营方式,不利于确保质量和声誉,因为连锁经营要有固定的模式,例如,麦当劳里每个汉堡包的牛肉煎多长时间都是固定的。而中医是非常灵活的东西,每个患者的情况和对药物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把所有高质量的中医师,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相互交流,交换看法,这比开设大量分店,每个店面放置一名医生要好很多。”

■ 汤淑兰第三代弟子Rob在淑兰中医院讲课

梅栋理经营的中医馆,宽敞、高雅而大气,有三层楼,馆里有8名医生,全部来自中国,5名推拿按摩师,来自世界各地,加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40名员工,是英国最大的中医诊所,也是全欧洲最大的中医诊所之一。

“我们要做的,是搭建中西方交流的桥梁,让英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医,了解中国中医理念、哲学。也就是要做‘中医文化的翻译者’,而不仅是展示者。”梅栋理说。他现在是世界中医药大会(WCCM)的副主席之一,每年向大会报告,介绍他如何为中医在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搭建桥梁”。

梅栋理认为,中医连锁店走入经营困境,除了外界的客观原因,很多问题也产生于自己本身,产生于经营者短视和利润至上的经营模式。这些经营者并无医学背景,绝大多数都是商人,在英国各地都采用统一的商业模式经营——在商业街开店、采用“1+1+1”(一个医生+一个按摩治疗师+一个接待员)的经营模式,不是按照实际需要而是按照疗程收费。这种模式短期内收益很大,但是缺少可持续发展性。

“我们的做法与此相反,我们会参考病人的病例,提供免费咨询,而且当我们认为无法用中医治疗时,就会推荐病人去医院接受西医治疗。”

梅栋里说:“很多中医诊所因为种种困难,纷纷倒闭,这对中医在英国发展是一件坏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就像把一片有问题的森林烧掉,让它更好地重新生长。中医要想在英国更好发展,就需要好的推广者,也就是那些对病人负责的诊所,而不是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意人。”

中医药发展进入“平稳期”

很多人都说英国的中医药进入了“寒冬”期,汤淑兰却认为现在是进入了平稳期。“经过了风风雨雨和大浪淘沙,能生存下来的基本都是有实力的好医生和诊所。中医的哲学是阴盛必阳,阳盛必阴,阴阳互相消长转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平稳期正好可以思考,展望未来”。

汤淑兰告诉记者,“现在英国所有公立大学的中医针灸班都已经停掉了。原因有两点:一是市场需求减少;二是英国大学教出来的中医学生不适宜临床,也就是说看病效果不佳,也很难做到以此谋生。”但是私立的中医学校却一直都在,而她成立的“英国淑兰中医学院”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正规、也最被认可的。

淑兰中医学院中药班毕业的学生可以自动成为英国中医药学会的会员,而其他想要成为这个学会会员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

为了让海外的中医教学更加规范和正规,淑兰中医学院去年还开始跟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面向外国人开设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从淑兰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将可以获得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学位证书。

很多人会认为外国人是学不好中医的,但淑兰学校毕业的英国人中医却做得很好。汤淑兰说:“中医是不分国界的,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中国人,只要深刻理解、领悟了中医,都可以做一个好医生。”

她教的英国学生在爱尔兰开了中医学校,学校的老师大部分也都是英国人,主管中医学校的Rob是她的第三代学生,她的第四代学生也开始主管教学了。

一提起中医,汤淑兰无比骄傲地说,“中医优越于西医的,不仅是治疗皮肤病、妇科病、不孕不育症、精神压抑、头痛耳鸣、中风等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更是整体观念。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心理、精神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除了自己的整体,还有与周围的和谐,与气候环境的和谐,天人合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摘自《中国青年报》

文学的生命

——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30.一个铁人

我为中国文坛有心武老师这样的作家感到特别荣幸。他各种题材的文章,在文字表述、灵动雅韵、思想深度方面,早已达到“初读已觉好,再读更觉好”的高端水平。刘心武的作品,其文气的丰盈、语境的神韵、字句的精准、思想的深刻,都是一笔过且是一刀准,着实令人惊叹和佩服!

我甚是赞同作家邱华栋对于心武老师的评价,特此引录如下:

刘心武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贯穿式人物。我在小说创作和文艺评论诸方面的成长和进步,都深受其影响。刘心武非常和蔼可亲,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观点犀利但又待人宽厚。他曾准确地捕捉到了我的小说的意义和特点。刘心武作品的法文译本,就超过了六种。法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都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评价。刘心武的《班主任》一直被文学史学认为是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之作,并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学的各个流派,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产生。从《班主任》到扛鼎之作“三楼”即《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从《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如意》到《揭秘红楼梦》,他出版的各种著作版本达到150多种,在中国,具有如此耐力、活力的长跑运动员般的作家,确实不多见。无论在文坛的中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无论在风口浪尖上,还是在波谷地带,他都泰然处之——要了解三十年中国当代作家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师级的人物,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抹杀的文化存在。

树大招风,人怕出名。刘心武的心中会有一时的烦恼,但他会是更为朗声一笑的潇洒,他的胸中会有随生的块垒,但他更会是永生的坚强。心武的心灵和姿态是自由的,安宁的,温厚的,也是善良又情深意长的。他说:“善良是无法物质化而却是存在的天地正气。”他也如此说:“撕却标签任翱翔。采四处生活的花粉,酿多味文学之蜜,甘苦自择,浓淡随缘。”

1984年10月,由《大西南文学》和云南省农垦总局举办知青作家文学笔会的愉快旅程中,在昆明,在版纳,在大理,在腾冲,我们听北京知青晓剑讲得最多的就是史铁生的名字。

晓剑是史铁生的好友,他俩都有共同的知青经历,又都是热爱文学创作。晓剑当时已在《收获》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世界》,而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1983年第一期《青年文学》发表后,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晓剑说起铁生,用的是极为敬佩又是带有神圣感的口气:“铁生真的是一个铁人,在双腿瘫痪、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情况下写作。”他说此话时,表情是义气和仗义的,眼神是充满了无比景仰色彩的。“只要铁生参加文学活动,我们都是争着为他推轮椅,陈建功、刘恒……那情景,真的是前呼后拥。铁生就是我们心中最高贵的人。”晓剑很是赞赏史铁生的小说:“晓林,你看过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吗?还有《遥远的清平湾》。那文字的明净,语言的老辣,情感的沉重,心灵的幽默,嗨,那才叫做真正的小说呢。”他还风趣地说,史铁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全十几家文学刊物一拥而上向他约稿,使得铁生招架不赢,躲避不及,最后想出办法,在家门口贴上纸条:“史铁生一听有人叫他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糟糕,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而且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亡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想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反复登门约稿和采访,他就会心软起来,还会特别耐心地接待客人。

晓剑还说到,史铁生曾经为自己的双腿残疾极度痛苦,三次自杀,竟是天意未成,是极度沉沦触底思考之后的大彻大悟,犹如凤凰涅槃,才使得史铁生成为最坚强的知青作家。晓剑的一句话使我至今不忘:“铁生因为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因为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3.搬运鞋子

依照约定,常若雨在下午2点钟出现在松江九亭的一栋联体别墅前。应声开门的,不但有方亮的朋友杜荣生,还有特地把自己的网店甩在一边,等候她到来的方亮。

看到常若雨,方亮的眼睛一亮。只见常若雨虽然穿着牛仔裤和牛仔衣,却在腰间恰到好处地绑了一根银色金属的腰带,清爽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若雨,看到你的这身打扮,我就知道春天已经来了。”方亮咧着大嘴说。

常若雨嫣然一笑,目光落到站在方亮旁边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的身上,他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挺文气的,倒看不出以前还是个生意人。

见常若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朋友,方亮的心中划过一丝酸溜溜的东西,但仅是一闪而过,他又咧着大嘴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哥们杜荣生。这房子已经出售了,下个月就交房,交完房,他就要移民去澳洲了。”“是家里有亲戚在澳洲吗?”“是啊,他姐姐在澳洲,所以这次全家移民。”

常若雨不知道这全家指的是杜荣生跟父母还是跟妻儿,但她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只说了句,“谢谢你把鞋子送给我。”“没事,我跟方亮是老朋友了,我跟他经常互相帮助的,这些都是小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要卖给收破烂的了,那多可惜。现在废物利用,也算是你们帮了我一个忙。”杜荣生笑着说。同样是笑着说话,为什么他的笑这么好看,而方亮的笑那么难看。常若雨心想。

“我们去搬鞋子吧,”方亮边熟门熟路地向车库走去边说,“待会杜荣生把他的面包车借给我们。”“那太谢谢了。”常若雨再次向杜荣生表示感谢。

“呵呵,别谢我,要谢就谢方亮吧,其实这辆车我已经卖给他了,但我这几天事情多,还要再用一用,所以说起来应该是我借他的车。”“啊,方亮,那你现在也算是有车一族了。”常若雨调侃道。“你别讽刺我了,我是老驾驶员了。只是觉得用车的地方太少,就把车卖了。现在杜荣生要处理他的车,我是朋友帮忙才接下来的。”

三人说笑着就来到了车库,虽早有思想准备,知道是1000多双鞋,但乍一看到那几大箱子的鞋,常若雨还是吃了一惊。再走近一点去细看,一股扑鼻而来的六六粉的味道呛得她打了个大喷嚏。

“车库潮湿,怕鞋子发霉,就用了六六粉。”杜荣生解释道。“伙计。”方亮拿起一双鞋来,“可是鞋子还是发霉了呀。”“有次车库进水,把鞋子淹了,有一些是发霉了,但大多数是好的,你们挑一下吧,发霉的就扔掉。”“箱子又深又大,这怎么挑啊?我还要赶回去发货呢。”

见方亮为难,杜荣生的脸上也现出了尴尬之色,常若雨马上当机立断地说,“别挑了,都装车吧,我回去后慢慢整理。”

见常若雨这么有魄力,方亮心头翻腾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没想到她这么能吃苦,而且有能力,有决断力。一方面他更不敢追求她了,另一方面渴求她的心情又更加迫切了。

当他们只把表面霉烂得比较厉害的一些鞋子扔掉,剩下的全部搬到车上,启程回家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天空上出现了晚霞。而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节,车子堵在路上像是蜗牛在爬。

“哎呀。”常若雨急得坐立不安,“我们不该聊天的,早点出来的话现在都该到家了。”

“平时我们各忙各的,也没时间好好说过话,趁着堵车,我们好好聊聊吧。”对于这样的情景,方亮显得更为乐意。

“你不是还要赶着回去发货吗?怎么还这么笃定?”“一天不发货也死不了。每天忙着挣些小钱,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也该享受一下了。”

常若雨见他竟然把堵车当成享受,心里有股说不出的苦涩感。

车子里六六粉的味道越来越重了,常若雨把车窗开到最大,“你把你那边的窗子也打开,不然我们要中毒了。”

车窗全部打开后,早春清冽的空气抚摩着常若雨的肌肤,她感到舒爽异常,“谢谢你啊,方亮,等鞋子卖了我请你吃饭。”

“跟我还客气。如果你愿意,吃饭就免了,赏光出来我请你看场电影吧。”